

中美比较: 女权主义的现状与未来

——美国密西根大学王政教授访谈录(上)

荒 林

王政,女,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博士。现为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系教授、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英文著作有《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毛泽东时期成长的中国妇女》(与钟雪萍、柏棣合作)、《翻译女性主义在中国》(与Dorothy Ko合作)。中文著作有《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女权运动》、《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妇女与社会性别选译》等。2005年,其《国家女权主义?当代中国社会性别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获美国“伯克夏女历史学家会议”最佳论文奖。2007年秋天,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荒林女士应邀到密西根大学访问交流,与王政教授就中美女权主义的现状与未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文艺研究》编辑部特委托荒林女士整理出这篇访谈录,分上、下篇刊出,以飨读者。

一、美国现状:日常与宗教力量、 女权教育与学术自由

荒林 非常感谢你和密西根大学邀请我来访学交流。四个月过去,我深刻地感受到女权主义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处处都体现出来。比方说,像美国的密西根这样的大学,作为美国一流的公立大学,一个学期给本科生、研究生的妇女学课程,单单就2008年春季课表来看就有76门之多。看了这76门涉及各专业各学科的课程,可以说它们体现了完善的女权主义教育思想,基本上属于人文教育的一个核心内容。

王政 对,是这样。

荒林 课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如个体生活、历史生活和日常问题,包括荣誉、耻辱等个体的各种体验研究,分得非常细。把妇女的体验和人的教育作为人

文教育中核心的一部分来对待,我觉得在知识生产上它已经非常主流化、体制化了。我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体验,加深了我对这种教育作用的体验。比方在美国中部和西部我分别遇到了两位年纪90多岁的女性,她们的快乐让我很感动。一个是你带我们去采访的格瑞丝,她有清晰的头脑,她个人的生活受女权运动深刻的影响,至今为止她全部的事业是从事社会公正工作,她坚定不移地要实践一种与资本主义方式不同的新生活方式。在旧金山,我见到了另外一位女性,她原是“美国之音”的主持人,她叫简。简神清气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支持希拉里的竞选,她拉票,筹钱,充满信心。我想,美国女权运动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女性的生命历程中——即使是九十多岁的女人,她们也丝毫不觉得自己老了,也绝不因为自己年事已高而不问世事,她们很关心政治生活,很自觉参与对社会的改造工作,她们为社会做事情全是自觉、自愿、自为的。

王政 对!

荒林 不仅是我们中国所说的自尊、自立、自强,她们的生活状态还是自主、自为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创造的状态。还有普通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也令我感受颇深。我遇到一位男性收藏家,他谈起了他的母亲,他说,母亲读大学时,美国正好做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母亲就是其中一员,母亲当年的资料和照片是他的收藏之一。一个普通男人对女权运动不仅不陌生,还引以为豪,女权运动是他们美国历史中的一段,是他们自己家庭史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细小的方面,比如美国的厕所,他们的厕所文化也让我感动,每一个女厕所都很讲究,外面有一个厅,厅里有一些座椅,是为女性的例假、身体不方便特意安排的。我到美国的很多城市,每到一个城市我都关注厕所文化。女性上厕所的确跟男性有区别,不太方便,如来例假或者怀孕,美国的厕所文化能够关照女性的生命经验和生理需要。这些都让我感觉美国的女权主义已经深入到美国的家庭日常生活,大到教育,小到厕所,恐怕没有特别多的问题了。你作为一个在美国专门研究女权主义的教授,你觉得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还有特别需要做的事情吗?

王政 你看到的可能是成就方面,它的阻力和障碍方面你可能还没有看到。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堕胎权。关于堕胎权的斗争,你可能就在我们这个大学城里面看到。你所结识的这些人的状况,一般都是比较进步的。但美国社会中的保守力量也是非常强的,特别是在宗教势力特别强的州,一直在鼓动着要取消妇女的堕胎权。妇女堕胎权是 1972 年在法律上通过的,是在女权主义运动高潮过后,通过法律允许妇女有堕胎权。美国是个宗教大国,所以在给不给妇女堕胎权这个问题上,进步的力量跟保守的尤其是宗教的势力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这些年,因为美国总统的保守,就使得保守势力有了一个政治力量作为依靠。社会上的、宗教上的,包括政治上的这种依靠,使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包括美国普通妇女的命运都面临着一种比较危机的状况。有些州已经通过了限制妇女的堕胎权利。如果最高法院把 1972 年的堕胎权都全部否定,美国的妇女可能就没有堕胎权利了。所以说,女权运动,也可以说是美国的女权运动都面临着一种巨大的挑战!这挑战一直是美国社会中的保守力量的反弹。可以说美国女权运动这些年来一直在进步,保守势力也没有停止过他们的反弹。这种进步力量和保守势力的较量,和宗教大国这样的背景,使妇女的每一个进步都非常艰难,反反复复,并不是一帆风顺和直

线往前走的。

荒林 中世纪的宗教,它对人身力量非常抵制,对妇女歧视和压迫体现在方方面面。我没有想到的是,在现代美国,宗教势力采用了最原始也最有力的方式,用反对堕胎来限制妇女人身自由。

王政 国内的人一讲美国就认为是最先进、最现代化的。从公共政策这个方面来说,这一百多年来,美国的女权主义斗争在公共政策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在发达国家中它是最大的宗教国,宗教势力非常强大,你若想突破妇女传统角色,宗教力量就会出来给你施加压力,它会把你推回去。在堕胎的问题上更加如此,你要往前走,它就要往后推。这种势力,从未消亡过。我前两天听一个公共广播电台,它采访一个搞文学电影评论的专家。评论家回顾了 2007 年的文化与文化现象,他评论了十大文化现象。我就记得其中评论的一个文化现象是 2007 年的电影,有三部电影里面都表现妇女/女性因一夜情突然就怀孕了。三部电影都表达了这个主题,但没有一个妇女因一夜情怀孕后选择去堕胎。她们与对应的那些男人完全没有爱,与她们不般配,也与她们不是一个阶层或者说是一个阶级,他们收入也很差,没职业等。在影片中的女性根本就考虑过堕胎,坚持要把孩子生出来。

荒林 电影的意识形态在塑造母性本能,而把女性主体意识取消。

王政 对。这个男性评论者就把它指出来,而且挺尖锐,他就看出来这些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文化、意识形态的主流趋势。

荒林 要使女性工具化,把女性塑造成一个怀孕的工具。

王政 电影不敢来表达女性的自我,不敢说选择堕胎。

荒林 尽管她对男人没有爱,他们之间只是一夜情,但电影还是要强调女人的母性。

王政 强调母性,但不敢去涉及女性堕胎这个问题,这就说明现在社会上的保守势力有多强!实际上,女人堕胎每天都在进行。

荒林 当电影意识形态这样导向,对普通观众来说,就会产生心理影响。

王政 那当然。它对女人的压力更大!所以我说,保守势力和进步力量的较量,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像拉锯战一样。

荒林 我在这儿重看了一次《达·芬奇的密码》。它回顾了宗教史上对于女性的迫害。实际上,这部小

说和这部电影也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

王政 对！它是挺女权的。

荒林 这部电影遭遇宗教势力反对，本身也说明了宗教和女权之间的斗争一直在进行。

王政 在美国，宗教力量上升得非常厉害，尤其是过去几年。

荒林 你中午吃饭谈到一个有宗教的州，居然还有一夫多妻制！

王政 对！摩门教。有的州一夫多妻是合法的。

荒林 哪些州是合法的？

王政 犹他州。只有犹他州一夫多妻制是合法的。

荒林 一夫多妻制在美国比例有多大呢？

王政 那比较小。因为总的来说基督教是不主张一夫多妻的。

荒林 虽然宗教本身对妇女主要的歧视是将妇女女性化和工具化，但基督教有一点好处，它反对一夫多妻制，所以，基督教里也吸收了希腊文明比较尊重妇女的因素。

王政 基督教里面也有很矛盾的地方，什么都不是那么单一、片面的。其实在美国历史上，女权运动的发起跟基督教还分不开。因为它的教义讲，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们都是生而平等的。所以，很多早期女权主义理念产生时，是根据这个平等的理念产生的——既然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平等的，那我也应该有这个平等权利。它是从宗教背景中出来的。

荒林 《达·芬奇的密码》这部电影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也是这样。因为在早先神是男女并存的，两神并存的。当宗教被操纵时，没有女神的宗教，就成为歧视妇女的宗教。但看待教会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教会还是男人掌权。在这个体制机构中，男人掌权，就形成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机构和体制。当然会形成对妇女的排斥、对妇女权利的剥夺这种状况。

王政 但是在很多宗教理念里面，也不乏很多平等的因素。早期的时候，这些因素也是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发起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资源。学美国历史，看美国历史中写的最早的美国女权主义者，追溯到最早的宗教中，很多女教徒就说，我也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大家都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上帝说，我们是平等的，我也可以来布道！不能说只是男的布道！我也可以，上帝告诉我的！

荒林 基督教的教义也可以用来和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进行斗争。

王政 美国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你要选择摩

门教，其他人也不能干涉。

荒林 所以，假设一个女性她选择了摩门教，她愿意成为一夫多妻制体制中的一部分，那别人也没有办法。

王政 谁也不能干涉。

荒林 如果她想拒绝那个制度，逃离出来，她是否可以得到别的体制的支持？

王政 完全可以，你有宗教选择的自由。但当你从小生活在那个背景下，你的思维模式都被它塑造成型了，那你的选择空间可能就很小。所以，我们妇女学的目的就是要打开你封闭的思维模式。我们的教学就是让你可以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使你真正有一个开放型的头脑，有一个分析、辨析的能力。只有掌握了这种分析能力，能够辨识很多东西，你才可以判断和做出选择，才称得上是一个自由的人。不然，你以为自己在选择，就好像美国主流的消费文化，每天都在对你灌输：你不幸福，你不高兴，去购物，买东西吧，这样你就高兴了。这样你就觉得，我在美国有选择这个商品、那个商品的自由，这不很可笑吗？其实你已经被美国消费文化给塑造成型了，你把消费作为人生一个最大的追求，或者是一个治疗的最好方式——有什么不快乐就赶快去买东西，这样你就高兴了。于是你就被塑造出来。

荒林 能不断地反思生活，反思现实，甚至反思知识生产的真伪，需要非常强的判断能力和辨析能力，而且其前提是，要有充分的知情权或者说拥有信息能力。

王政 对，所以在美国的学界有一个好处，刚才你也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反思美国的人文学科”那次你可能没参加，讨论人文学。美国知识界的左派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密西根大学有一个教欧洲史的教授，他做了一个讲演，做得非常好。他说，现在整个政治状况，总统是保守的，他把整个美国引向灾难。宗教势力那么强，美国走向保守的道路，左派的声音很微弱。但我要请大家看一下，我们学界跟上世纪50年代很不一样了，学界是左派的声音占了上风。左派是什么？左派就是倡导社会公正和正义，左派就是要提供一种批判性的眼光、思维模式来分析这个社会。今天看，在美国的学界，尤其是在人文领域中，确实是左派占了上风。在学界中，左翼知识分子就是要让学生学会一种批判分析能力，包括我们妇女学。女权主义学术在做什么？说回来，女权主义学术也就是往前走的美国学界非常前沿的一个学术领域，它做的就是不断地提供一种批评的思维方式。我们教学生的一

个最高目标是,教会学生一种分析批判能力,而不是让你背一大堆的东西。教会你分析批判能力,然后使你能够去识别你所处的社会,不被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主流文化所控制。如果你被任何一种主流的文化所控制,你就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你就失去了一种自由选择的能力。而且,对美国民主政治来说,这将是一个悲剧。因为,他们的国父杰克逊就讲过:美国的民主是建立在“informed citizenry”,就是“知情的公民”之中,如果公民都不知情,没有一个识别、分析的头脑,那你这个民主还怎么维持?如果大多数人都成了愚昧不堪的人,你怎么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你怎么可能来维持一个很好的民主制度?其实美国现在已经在危机中了,从某个程度来说,把布什选了两次,当然不是多数人投票,很多人都不投票,底层的很多人都不投票。但是很多人投了布什的票,那说明大部分人并不是在做知情选择。

荒林 是不是他们已经被商业文化和宗教势力所引导?

王政 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这种识别能力。

荒林 这么说来,美国知识界现在背负的历史使命其实是很重的,而且知识界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了。正是知识界尽可能保证人民能够知情。首先当然自己要知情,不断地有反思能力才能知情,然后又把它的这种能力传递到人民之中……知识界是把自己的这个批判的思维能力……传授出去,推广出去。

王政 把对主流的一种批判当作自己的最基本的一种职责。所以,我们写东西,都要看看你分析了什么,批判了什么。

荒林 这么说,女权主义知识分子作为美国知识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女权主义作为美国知识生产前沿,承担了美国社会重要的反思和批判职责,在引导美国社会走向进步、公正并保障美国民主方面,可以说有功能性作用。

王政 不光是美国!整个西方的学术界都是互相沟通的,特别是英语世界没有语言障碍。所以我觉得,知识界,西方的学术界,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在这点上是一致的。

荒林 我看到了在美国女权主义知识被当成人文教育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觉得女权主义实际上也是人类的“新文明”之一。

王政 新文明不新文明,这个词,我想,尽量不去用它。因为“文明”这个词,在殖民主义的背景下,欧洲殖民主义称自己是“文明”,说其他的非白人世界是“不文明”。我觉得用这个词比较有嫌疑——我们

是不是在用欧洲殖民主义的语言在说非白人的“文明”呢?我不愿去用这个词,是因为它的背景和历史渊源。但可以这么说,女权主义从一开始就向当时的文化即白人男性中心的文化挑战。这当中也包括她对自己不断地批判和挑战,我想这点是女权主义学术和其他学术很不同的。她还不断把批判逻辑指向自己,你看她走过的足迹,批判完白人男性中心之后,还看到自己也存在着白人男性中心的那种偏颇,那么也接受来自第三世界的非白人的女权主义的挑战,来改变这种白人中心的痕迹。在这个历程中,我们以前也讲西方女权主义,就讲她是“白”的,就讲白人,其实这是一种过时的理解。因为她走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后,尤其是在 20 世纪中叶之后,大批非西方的、非白人女权主义者的参与,包括美国本土的黑人女权主义、其他少数族裔女权主义在理论上的建树、对白人中心的挑战,今天的女权主义已不仅是由西方白人女权主义主宰的那么一种女权主义。因为,全世界的女权主义者都来参与知识的创造、理论的发展和理论的批判,这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元的现象。

荒林 实际上,我要说的这个“新文明”有着不断再生的功能,不断有知识生产的机制产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是一种新的文明机制。在过去很漫长时间内,男性中心统治世界是以千年来计,当然再往前推,就是男性中心之前,那种文明也许是比较——要是有历史考证——它也可能是比较平等的。

王政 说文化吧。可以说是一种新文化现象。女权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新文化现象,是改变以前男性中心的文化现象,它包括各种各样的文化模式。它不是一种,而是多元的。我们现在讲到全球女权主义就用复数:“global feminisms”。意思是说多种多样的,而不是一种。

荒林 从多种多样来讲我们命名它为多元的文化,从女性主体来说,我们可以说它是多元的女性文化,那么从整个人类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它是一种文明形态呢?

王政 讲文明形态好像还没到那个份上,因为女性主义目前还处于边缘状态。可能在北欧,它比较中心。

荒林 在北欧是不是已经形成一种文明形态了?

王政 可以这么说吧。在北欧整个体制中,女权主义很多东西已经体制化了。

荒林 是不是一旦制度化就可以说它是一种文明形态了。

王政 可以这么说。我不想用“文明形态”这个

词是因为在描述中好像是一种线形的历史观念，就是工业文明高于农业文明，而这个恰恰是西方女权主义所否定的。在他们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工业化没有导致妇女状况更好，反而更差，为什么？因为经济生产从家庭中剥离出去了，把女人的经济功能给剥夺了，其实女人在农业文明中的经济功能是很强的。在中产阶级家庭里将女人定位只能管家务，而这个家务和农业文明的家务是不一样的。在工业文明中消费生产的功能被剥夺了。在农业文明中生产、消费都是女人来完成的。

荒林 这个时期的家务仅仅是照顾孩子和丈夫。女人们主要从事消费，消费本身是很大的工作，它带动生产，没有消费，生产就不能进行。

王政 消费者功能跟生产者功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给人这个主体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荒林 可是，生产者未必都觉得是主体，消费者未必都觉得是客体，不是吗？

王政 不是客体。人都是主体，把人建构成一个消费者主体的体验和把他建构成一个生产者的主体体验是不同的。就如马克思讲的“人的异化”的问题，以前生产一双鞋是自己做，是一双个体户工匠的手，进入大工业时代，同样生产鞋，但是劳动者跟鞋的关系就不一样了，主体身份就不同了，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就被异化掉了。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劳动和以前的个体劳动就不一样。所以看生产者要看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制度下进行生产。主体已发生了变化，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两个主体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比如有位学者认为现在的青少年与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还要参加劳动，现在的纯粹是消费者，不做任何生产性的工作，所以他认为资本主义下的青少年问题很多。因为他们从没体验过生产的快乐，只有享受人家生产的东西，这个主体和以前的消费主体就很不一样了，这就是他想看看资本主义生产将人折腾成什么样了。

荒林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级的妇女问题也很多。不过，自从弗里丹在她的《女性的奥秘》这本书中揭示了美国妇女的处境，美国的大学就对女权主义的功能特别重视，女权主义不但对资本主义有极大的批判，也起到了恢复女性创造功能的作用。

王政 我们要让学生意识到人都是在文化中生存的，有什么文化就会把你塑造成什么样子，你是否接受这个样子，你是否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你在主流文化中是不是会成为另外一种状态。你接触过的两位老人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不接受你给我的这种状态，

我要创造我喜欢的生活，所以你看到了她们的创造。我们开了很多课，因为学校要保证学生有这些素质。大家基本上都得修的课，不管什么专业，工科也好，生物也好。比如种族就是多元文化课，你都得必修，所以我们才能开很多课，招那么多学生。对每个学生，不允许有性别、种族、等级等歧视，提倡公正和平等。其实我们叫妇女学，不光为妇女，而是反对一切欺压和歧视，也讲移民问题等等。

荒林 实际上，美国的妇女学对全球有很深的影响。这里我想延伸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内容繁多，涉及广泛的妇女学体制要是向全球推广，比如在中国，它对中国的学术和中国的社会生活体制的冲击将是非常大的，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我是说包括对社会体制的冲击。

王政 不是冲击。上世纪80年代美国已经提出妇女学要全球化，它是说我们不能狭隘，我们要打开美国学生的眼界，放眼世界。美国人的心态就像我们中国的清朝，认为自己是老大帝国，以老大自居。

荒林 美国教育体制的优点是面向全球，来自各国的教授都可以讲授他们自己所长和他们所考虑的问题。清朝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王政 我给你讲的这个比喻是指美国大众是清朝的心态，但美国的学界是一个例外。

荒林 在保守政治为中心的时代，美国的学术界是一个例外，它代表了进步和反思，在我看来，真是这个国家的荣幸。

王政 对，这就使学术有生命力了。始终有活力的原因是思想还是比较自由的，没有被封杀，其实政府也是企图封杀的，只是学校有明确的态度，就是坚决保护我们的教授，坚持我们自由的思想。我们教授自己参与并决定课程的安排，这些课程都是按照教授的专长来设置的。

荒林 是不是因为要对人的再生产负责任，所以知识分子会有强烈的使命感呢？

王政 我们妇女学的人都还是有这种使命感的。有很多东西、原则要坚持，这是比较明确的。比如，上次哈佛大学校长说出性别歧视的话语之后，大家马上就行动起来，商量怎么进行反对，比如写信抗议，进行调查，用数据来反驳他等等，大家都会积极行动起来而且非常敏感，任何时候出现这种挑战性的东西都会有积极的回应。

荒林 看来，妇女系不仅教育学生还有政治行动力，针对性别歧视言行立刻做出挑战和反击，能够很快的组织起来，也说明大家有着非常一致的理想。

二、中国现状：消费时代的女性处境， 女性意识与社会性别

荒林 中国的学术体制和社会体制都需要改革和变化，重建的工作需要引入新元素，女权主义是一个新元素。

王政 对，中国就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我们自己本来有很好的东西，所以我不希望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来讲“文明”这个词。好像欧洲的文明就是比中国高一等一样。我作为史学研究者，认为这种历史叙述的阐释是错误的。新元素的引入这个说法比较形象。

荒林 理安·艾斯勒在《圣杯与剑》中讲到两种文明形态：一种是圣杯的文明形态，一种是剑的文明形态，也就是所谓战争的文明形态与和平的文明形态。圣杯文明形态，我们说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其实这一形态也是自古就有的，只不过不是主流。但女权主义一直在倡导这种文明形态，而且女权主义一直在努力地进入主流。

王政 对，可以这么说，女权主义在创立一种与男权文化所不同的新的文明或文化。但也要知道这种新的文化不仅仅是女权主义在创造。其实，欧洲在 19 世纪开始的那种所谓的乌托邦，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组成部分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是同根的，也是要建立一种合理的、和平的形态。但这一思潮后来成了社会革命，还引用了很多暴力、权力的斗争。这是女权主义所要批判的东西。

荒林 女权主义具有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并希望形成一种新的体制性的东西，以成就一个人类完全不同的文明，比如没有武力，消灭战争等，比如希望人们能够协商、对话、平等交流地解决问题，呈现出一种较为理想的人类生活状态。而这种理想，在《圣杯与剑》中，理安·艾斯勒认为是曾经存在的。她认为，比如像北欧的一些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就是因为这种文明形态一直在它们的历史上存在。不过，这种和平的文明形态也一直没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

王政 这种提倡和平的主张一直都存在。比如几次妇女大会都这样提倡，这一直是一条主线，但这种对和平的倡导，不是一种空话，而是要从具体的、很小、很细微的具体事情做起。反对很多男权的价值观，因为很多暴力是和男权价值观相关的。比如，一定要称王称霸，一定要去占领以一展雄风的心态。这样发展下去自然会导致暴力的出现。甚至有人认为动武是

正面的东西。好像只有称王称霸才是最高境界。其实，中国的文明很复杂，任何文明都是很复杂矛盾的。几千年文明也不是由男人主宰的。女人在整个文明、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很多痕迹。不能说这全是男人的历史，只不过是男人来写成而已。所以，现在很多社会性别史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研究“女人是如何参与历史创造的”。又比如，中国男性传统，既有楚霸王这样的男性形象，也有文弱书生的男人形象，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男人的服饰或打扮其实和女子也没有太大差别，也可以十指尖尖，手无缚鸡之力。但他们终究还是男人啊。我有一篇文章这样写过，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特别是“文革”以后，很多知识男性想要重振雄风，就大力提倡要恢复东方女性传统美德。东方女性传统美德是什么呢？比如温顺、贤良、富于牺牲等。但从没见过哪一个男人要提倡恢复中国男性传统美德。像儒家对男性传统美德的要求，孝、忠、悌、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这些都是传统文化对男人的道德要求，也都很好。但现在不讲，他们要把西方男性帝国主义形成的男人形象拿过来，扩张性、侵略性、野心等等。儒家文化对男人的规范和要求，其实挺好的，挺文明的，为什么不讲了？

荒林 传统文化对男人的要求有一个服从统治的美德体系，有完善的纲目。但西方文明到来时，中国男人便感到危机，希望重建自己，重建自己却是以西方男人为尺度，不再是服从型的男人形象，相反，他们为了体现自己的强势，却要求中国女性回到传统的服从形象，在激烈的中西竞争中为中国男性崛起而更加富于牺牲精神。但当时他们愿意给女人松绑，给女人办学，这是值得肯定的。毕竟还是承认历史对待女人不公平，后果很严重。以男人为主体改变中国女性处境的努力，在 20 世纪也维持了很久，直到新中国成立，要求男女平等，在政治、法律上也规定了男女平等。这些，都是中国男性为了改变中国、改变自己，而主动对受压迫的女性进行的改变。但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男性却开始退步了，许多人却没有意识到，也就是说，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和其他方面的进步发展，带来中国女性更加解放的局面。从开放之时，一些男性就提出要求女人回家去，随着现在经济腾飞，女人找工作和工作的处境，都没有变得更好，而是更加严峻了。

王政 因为这两代人不是同一代人了。当年，是梁启超提倡女人学文化，是为了更好地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梁启超和兴女学的那些人早就去世了。而现在这些男性精英，他们不是“五四”文化熏陶下的知识

分子，不是 20 世纪初那些接受女权思想熏陶的男性知识分子，完全换人了。他们是毛泽东时代长大的知识精英，他们认为是男女平等的提倡把男子气给打掉了，就像 80 年代沙叶新写的《寻找男子汉》中所提倡的。

荒林 不仅沙叶新这样写，中国很多男性作家也这样写，像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贾平凹的《废都》等。中国男作家的很多作品都在说，他们要重建男子汉精神，男性气质的丧失是令人痛楚的历史记忆。其实新时期以来，中国的男性文学是有一条脉络存在的，重建男性气概便是关键所在。这一点很有趣。毛泽东时代，用社会主义的实验在体制上做到了男女平等。男女平等本来是中国开放之后可以继承的毛泽东时代的优秀成果，可是，这个成果却在开放之后受到了质疑。

王政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就像在美国一样，60、70 年代，美国社会思潮冲破了种族隔离。很多职业对女人本来都是不开放的，60、70 年代社会思潮起来，推翻了这些，要求社会的公正、平等，包括女人有堕胎权。但到 80 年代，保守的力量又反弹了，要推翻这些争取来的权利。所以这并不奇怪，任何时代，这种斗争都是漫长而曲折的拉锯战。

荒林 女权的争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随时有可能退回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大学里的女权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阵地，人就会忘记历史。

王政 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花力气在中国推动妇女学科发展的原因。我看到，在今天中国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没有一个阵地对年轻一代进行平等、社会公正这种理念的教育。那么我们只能通过这样一个途径，开设这样一个课程，作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如果能进入体制内开课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对我们的学生进行性别教育的价值观念。2005 年我在国内各地做演讲，调查了很多大学，我非常吃惊地发现，在很多高校里，基本还是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教育观点占上风，甚至基本价值观都混乱不堪。

荒林 是的，由于缺乏反思性学术机制，中国高校的性别歧视相当严重。女权主义要面向高校在中国进行推广的话，首先会冲击学术体制。

王政 是这样，但也不能说在中国推广女权教育完全没有合理性。党中央还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男女平等还是基本国策。所以在这一层面上，我们还是合法的，站得住脚的。官方也要讲男女平等、和谐社会，也要讲要关注弱势群体。虽然这种观念并不主流。因为，当今的主流是商业文化。

荒林 你是不是认为通过教育这种模式是一个更好的推动男女平等、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式？

王政 这不一定，这只是我所能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只能在我有限的生命中，根据我所在的位置，看看我能做什么，其他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可以做不同的事，绝对不是说只有一条途径来进行。

荒林 那么你是不是认为借助美国的教育资源，比之其他资源，也会是一个更合适的方式呢？美国的大学是美国知识精英最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美国生产知识文化、生产体制的地方。中国的大学当然也是知识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并不生产体制文化。

王政 美国女权进入体制发展那么快，三十年间，它从无到有，发展成博士项目，发展成学科领域中非常稳定的学科项目，在学术界很有地位，被大家接受，很多基本理念已成为常识性东西，年轻一代的男性学者也都在用。它之所以走那么快是因为有社会运动。而我们现在在中国没有这个社会运动，商业消费文化泛滥，学界也成了一个大商场，在这样一个理想主义遭到丢弃、功利主义泛滥的背景下，我们想推进一个学术理念是艰难的。

荒林 如果乐观一点看，在中国目前商业消费背景下，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知识产品向国内推广，在消费环境中的女性能够拿到这种产品对她的主体性建设也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还是有广阔市场的。

王政 我在国内做了多年的妇女研究，也看到它的市场。“妇女性别学”作为学科来推进已有多，1999 年我们从福特基金会申请到这一基金，而早在 1993 年海外妇女学会就开始介绍“妇女性别学”这一概念，可以说这一学科领域从无到有，取得了很大反响，学生们也产生了浓厚兴趣。

荒林 这说明中国很需要。消费文化一方面对女权主义是抵抗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需要女权主义的，因为有大量女性生活在其中，她们需要寻找自己的话语，寻找自己的知识支撑。

王政 对，有发展是因为有需求。1985 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觉得在中国搞女权运动不可能，因为表面上已经男女平等了，而 1988 年回国时我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消费文化对妇女的歧视开始明显表现出来，我开始觉得，中国有搞女权的必要了。

荒林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公有制时男女平等因为物质匮乏，只好平等。而一旦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后，男人马上运用权力进行资源剥夺，因为他们

觉得女人成为了竞争对手。

王政 也不光是竞争对手,非常复杂,特别是男性知识精英,他们建立自我男性身份时,把女人作为附属品。其实知识男性是我们在推进妇女学科建设时很大的阻力,他们要重新恢复巩固男性精英的特权位置,这一特权包括阶级和社会性别两层。也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我才觉得,我们今天在中国推进女权学术和行动都是有社会基础的了,因为很多女孩已经受到歧视了——招生、招工都遭受歧视,有了歧视经历的女孩就会被这一理论吸引。

荒林 这么说来,在中国推进女权主义教育,它并不单是一种教育运动,也是一种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因为它的针对性非常明确,要改变知识阶层和各个阶层男性对女性进行的压抑和控制。

王政 我们想象的社会运动不要一讲就是示威游行,用西方社会运动去定义,那样的话,就会认为中国没有女权运动。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中运作,我希望有更多人在写作。我上课都是讲理念,我希望有更多用这种理念进行知识再生产,也正因此,国内有人未注明使用我的东西我并不计较,虽然这在美国算剽窃,但我想能把这些东西传播出去就是好的。

荒林 但这在中国还需要时日。就像我们刚谈到的,中国现在学术体制不完善,不能保证学术生产的规范,尽管很多人在用你的思想和语言。

王政 实际也不光是我的思想,是全球女权思想,我只是从中国角度思考哪些对中国当今社会有用,可以拿来分析中国现状,我也是在用前人的。

荒林 这其中最有一个概念就是“社会性别”这个词。当你用这个词进入中国进行培训时,当时“女性意识”这个词在中国社会中已经很普遍了,但是你就提倡“社会性别”而反对用“女性意识”,并且对此进行了专门阐述,你认为如果用“女性意识”会导致一些负面后果,而用“社会性别”更好。我很想知道,当你这样考虑时有没有意识到,“女性意识”是中国本土产生的概念,而“社会性别”是美国女权主义或者说是全球女权主义在 60 年代后产生的成果。

王政 从历史学角度看,“女性意识”也不是本土的。“女性”这个词大概在 20 世纪 20 年代产生的,此前汉语中没有“女性”一词,是个外来词汇,是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引进西方性学时产生的。而在此过程中,将西方 19 世纪中非常陈腐的对男女两性做严格界定的“性别”概念引进了——这个概念是以生理界定男女角色,是在生物决定论背景中产生的词汇。生物决定论也就是这时通过性学引入到中国来

的。“女性”一词在中国的生长过程中带有生物决定论因素。

荒林 但在 80 年代,“女性意识”的确是带着强烈中国本土根系的概念。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强烈的男女竞争出现了,男性对女性的排斥是空前的,要求女性回家的口号到处都有,甚至在政协会议上都已提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女性意识”由女作家和女学者提出,是说女性主体意识,作为女性应意识到,过去以男人为标准的男女平等不能应对变化的现实生活,我们要意识到女性的差异,只有意识到我们是女人,才能建立女人的主体性。这样,来自于本土的竞争现实和社会压力,“女性意识”它可能借用了原来的词,但它的内容却是中国女性现实处境的反映。

王政 对,现在我们来进一步分析。“女性意识”就是由女作家——城市精英女性推起来的。其背景是,男女平等时期,把女人当男人一样对待了,现在女人要做女人。但这是城市精英妇女的体验,它从来就不是广大劳动妇女的体验。对中国最广大妇女——农村妇女来说,她从来就没有城市妇女那种体验,因为男女平等只是城市公有制底下一小群人的政策,农村最广大妇女并没有享受过男女平等,任何时候她都知道女人和男人是不一样的,任何时候她的劳动分工都是女人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拿的工分都是和男人不平等的。所以这种体验是城市精英的体验,不是中国绝大部分劳动妇女的体验。

荒林 的确,提出“女性意识”的话语权力属于知识女性、精英女性。但是,中国知识女性群体是中国知识社会中坚的一部分,是中国城市文明结构中重要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话语是有力量和代表性的。

王政 从研究者客观立场分析,女作家们对自己的精英位置没有反思,比如大量抱怨女性干男人的工作,但中国广大农村妇女还是在干男人的活,这和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没有什么两样。

荒林 中国女权主义在起步时,在 80 年代,或者叫重新起步时,当然就是中产阶级的、城市女性的,可以说具有中产阶级、城市女性、知识女性、精英阶层这四大特点。

王政 那么同样的,西方中产阶级的女性起来了,她的种族的、阶级地位的局限性都暴露出来了,受到批评挑战了,然后她再往前走了。难道我们中国不应该往前走吗?难道我们中国的精英女性就不应该来反思自己吗?西方中产阶级女权主义有能力反思自己,我们中国的城市精英为什么就不能来反思自己?

我自己当然也是这个城市精英的一分子,我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反思能力?我完全也可以反思。对不对?

荒林 是否可以说,基于这样的反思立场,你对中国知识女性提出的“女性意识”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社会性别”这一理念?

王政 批判,分析阐释,然后批判。而且,不光是对文学家,包括对李小江,我的文章写得非常清楚,她80年代非常有眼光地做了一个阶级的剥离。她的文章写得非常清楚,我对她的文章读得都很仔细。她对阶级的剥离这一招是很有效的,也非常好,但是在学理上她是存在问题的。在社会位置上,她代表的是精英女性的声音。我们再往前走的话,她的路就非常窄了。尤其更严重的是到80年代后期,商业文化已经起来了。你要做女人吧,做女人好,好啊,商业文化上来就是让女人做女人的。什么品牌都出来了,打女人味儿,做女人真好,你要做女人,现代化的女人,你就要买这个买那个,你要会消费你才是现代化的女人,所以女性味儿的话语在消费文化、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呼啦一下子全蔓延开了,它成了一个主流的社会性别话语。这个比当初女作家写几篇小说的影响要大得多,整个把本来是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话语一下子给替代了,商业文化起来了,抓住女性意识,做女人好,啪啦一下子不要做男人,要做女人,好啊,商业社会就全都来了,因为广告铺天盖地都是怎么做女人好。你仔细分析它里面的语气是什么?

荒林 这是一个有趣而又严峻的事实。中国社会演变非常之快,由中国精英阶层发起的女权运动,它一下就被商业文化湮没了。

王政 要用一个不同的概念,来分析新女性意识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今天很复杂,这种复杂,我已经写在文章中。我那篇文章是1995年写的,1996年我在一个“女性主义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那篇文章,我非常清楚我要干什么,才写了那篇文章。积累了此前对中国社会性别文化的分析,它在中国主流的文化语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看得非常清楚,是被主流男女平等的话语给挤到一边去了。挤到一边后,女性意识就上升了。主流话语的开先河者是女作家,包括李小江在内的一些人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她把这个问题理论化了。不幸的是,她做这个没多久,就被商业文化给抓过去了,铺天盖地。到今天这样一个女性意识已经成为商业文化中或者说是市场经济时代社会性别话语中的一个符号了,而且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别话语的符号,它压过了男女平等这个话语。男女平等性别话语还在,妇联还在倡导这个问题。

荒林 已经非常边缘了。

王政 非常边缘。商业文化的推广通过商品、通过广告,铺天盖地,它已经塑造起一大批由“女性味儿”话语主体建构起来的女性主体性。在这么一个严重的情况下,我要做的就是与社会性别主流话语做斗争,我就只能用“社会性别”这样一个不同的、完全是一个女权主义的社会性别话语,我也不能光是讲“男女平等”,“男女平等”这个词很好,但在中国的语境中,它代表着过去时代的特定意义。

荒林 “gender”/“社会性别”,它也的确不能译成“男女平等”。

王政 它远远超过了,它的内涵不是“男女平等”可以概括的。

荒林 它是对整个性别体制的一个描述性的概念。

王政 对,它有大量的理论著述,“gender”的东西太多了,整个的西方女权主义学术的发展,都是围绕着“gender”这个核心理论概念在发展的。

荒林 那么也可说是对整个社会性别体制界定的一个概念。

王政 对。它后来叫“intersavcondity”。

荒林 “阶级”和“gender”/“社会性别”这两个核心概念,它们两个各有什么特点呢?

王政 “社会性别”概念发展到今天不是光讲社会性别。今天讲“gender”,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中间,它要讲的就是分析社会权力关系,一切权力关系。

荒林 阶级要分析的是阶级关系,但阶级也是权力关系。

王政 对。但是讲阶级的人是不讲社会性别的。

荒林 阶级针对的是经济来讲权力,“gender”针对的是性来讲权力。

王政 所有的权力关系,包括所有的阶级、种族和性倾向。

荒林 这么说起来“gender”是一个非常大的复数概念。

王政 都讲,它讲权力关系。很简单,反对一切压迫的、剥削性的这种权力关系、等级关系。

荒林 但是“gender”这个词和“power”和“rights”的关系呢?它是不是可以阐述为“gender”等于“power”加“rights”的复合研究呢?

王政 对,它就是研究权力关系的,简单地讲,它反对一切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荒林 可以说“gender”既阐释“power”又阐释“rights”吗?

王政 对,但是来源不一样。这个“rights”是在自由主义的背景中产生的,“gender”哲学来源其实跟马克思主义分不开。它不光是讲一个法律上的权利和责任。它是分析力量上的权力,是和马克思分不开的。马克思也是分析阶级上的权力关系。但马克思主义有局限,它只讲阶级关系,种族也讲到,但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涉及到社会性别的问题,他本人对社会性别是盲点。他把人类的一切关系都讲成是社会关系,只是在性别关系上他说是自然关系。他把这层社会关系自然化了,这就是他最大的盲点,性别盲点。说起来也就是“gender”的盲点。

荒林 从“社会性别”角度,马克思也有他的局限性。但这个局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进行了克服。我们讨论的这个“power”和福柯的“power”是一致的,和福柯的权力谱系的分析是一致的。

王政 对,跟后结构主义是分不开的,权力关系在各个地方都存在。

荒林 和后结构主义分不开,那么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呢?

王政 后现代主义这儿区分的并不是很清楚。看它在哪个层面上说,在搞文学理论学者中间,他们喜欢用后现代主义。这个区别并不是很大

荒林 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强调“power”是无所不在的。所以“gender”这个时候的使用范畴就非常地广阔了。你无所不在,那我就无所不在地分析。

王政 好像荣维毅有一次说过,如果国内的有些男性学者能把后结构主义研究得非常好的话,他就能看懂和理解女权主义了。

荒林 前面我说到,女权主义在中国是一个资源,或者说成为一个商品,你是女权主义者可以用它,你不是女权主义者或者说你是反女权主义者也照样可以用它。这个可能和美国很不一样。

王政 非常不一样。比如说女性意识,我为什么写到它呢?是因为有很多混淆。现在把女权主义讲成是女性意识,把生物决定论,“要做女人啊”,“像女人啊”,“小鸟依人啊”也叫女性意识,完全混起来了。不同的内容都用一个标签,不就乱起来了吗?

荒林 相当于不同的产品进入中国,需要什么的时候他可能就用什么,而且可能是乱用的。这跟“妇女学”有什么不一样?

王政 同样。“妇女学”也跟着用乱了。1999年我们在北京一所高校开会,讲妇女学学科发展,学校的男性领导来了。他很高兴,说女性学很重要,不发展妇女学,现在一个个女孩大腿都那么粗,那怎么办呢?怎么找工作啊?我们听了都吓了一大跳,他这个也叫妇女学?他要规训女人的身体,他也叫妇女学?这个乱套乱到什么地方了?

荒林 这个不叫乱套,他也意识到在商业文化的冲击之下,对女性会有要求,对女性的知识也会有要求。但这个是什么知识他搞不清楚,他用商业标准。

王政 在这样的话语下,他们把妇女学也理解成来推销女性味的话语,实际上有很多人标榜自己是一种学科,这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荒林 这些话语的混乱使用,体现的正是中国女性在消费文化时代的复杂处境。

王政 所以我前面的那篇文章里把好几层复杂问题都给剖析清楚了,不光是指出女作家们当时抓住提倡女性意识存在什么问题,不光是讲这一个群体,还有多层面的东西。我希望大家学习社会性别这样一种理论并把它作为分析的方法,然后有一种识别的能力,能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能梳理清楚,梳理清楚以后才能搞清楚。在学理上搞清楚,这是最起码的。不然你说我也是搞女性主义的,结果呢你实际上干的是反女性主义的东西,那不乱了套了吗?我也是在推动学科,我在开妇女学的课。一看开的课却是怎么做女人,怎么样注意仪表,怎么样规范自己。

荒林 看来知识赋予权力至关重要。“gender”/“社会性别”作为女权主义理论核心,能够对人类社会演变诸阶段的性别权力关系进行审视,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消费经济时代的复杂权力分配。你通过它对于我们今天中国女性的状态分析,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

责任编辑 元亮